

宋元學案

冊六

廣平定川學案表

舒璘

子鉞

德觀

子鉞

晦翁

子鉞

萊象

子鉞

延平

子鉞

溪屏

子鉞

紫巖

子鉞

王劉

子鉞

再山

子鉞

靖城

子鉞

得全

子鉞

章橫

子鉞

練浦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傳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山榮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陽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文了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四翁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傳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山王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山王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山王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山王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山王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山王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李元白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從孫

許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從孫

津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袁肅

別見

齋學案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王良學

別見

深寧學案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安劉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以制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以稱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從孫

許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從孫

津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子鉞</

鄧夢真

汪行簡

戴泳

舒琥

廣平兄

舒琪

廣平弟
並象山門人

沈煥

子傳曾

公權子

子魯曾

復齋門人
再

子省曾

大涵襄陵
再

子敏曾

子

竺大年

舒衍

別見絜齋學案

舒鉞

見上廣平家學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沈炳

定川第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講
友

楊琛

廣平同調

卷之十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宋元學案卷七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廣平定川學案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梓材案舒沈二先生梨洲本並在金溪學案謝山始立爲廣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胡汪再傳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於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珙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

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曰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於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間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雪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渠獲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吾不敢多遜於是司業汪達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徽人亦曰吾鄉學問之途賴先生室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間有所採尤留心中朝

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致以賀詞進寧宗卽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尙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尙猶泮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欲相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磷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尙書尤袤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於是有龍斷之喻墻間之喻鑽穴之喻所

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旣喪下之所
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
者旣自以爲恩於彼而受者亦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
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
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
德之事彼旣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
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於一堂其睽也晤對
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
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
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
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
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
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
至以勞勩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
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
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
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

詩禮講解廣平類稿

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于教授新安時今佚

文靖集二卷行世

淳祐中賜諡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

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子求得其類稿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鉗鉗銑錯鑠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鉗爲沈端憲壻銑爲楊文元壻

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梨洲始求得廣平類稿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微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廣平類稿

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篋籩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

以上答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閒示之言行
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同上○補

此身不過天地閒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
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與呂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畜德以是齊家
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答袁恭安

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閒知簡易
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同上○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妝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
外境不動難矣哉答劉淳之

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稱皆應
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
境若相宜而失己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

宗義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鹽保長
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尙多
也今刪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概矣

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又謝山續錄二十一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爲羅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鄙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間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與楊敬仲○以下補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爲幸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歉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

□□□

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爲行乃爲實地答楊叔中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揜近人欲務新奇巧於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識以上通答都漕

吳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內省以充厥德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罵亦欣受

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

爵祿甚輕名義爲重

以上與樓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

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怠惰鹵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

與汪清卿

人心易明亦易惰

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官不敢入都□□□□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於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

答薛象先

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於我者其良心之粹無好樂無貪羨擴然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於理義之常

謝傳漕薦舉劄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啓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

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尙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
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頽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
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尙知羞又豈可乞墦間之祭方將辭尊
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
獎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於
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旣非先進
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
溪野處所能爲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稿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持之
故楊文靖公高第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徧
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
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
廣平類稿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
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寶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
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
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
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

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掇斯其所以亟取
於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
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
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于詩禮而
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
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
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真有得于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於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
符契罔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淳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
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
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
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

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於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亶亶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焦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驚於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

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決於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於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於安撫鄭汝諧卽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芟舍菲